

□灯下漫笔 ■王干

文人与酒

1988年的秋天,当时我和诗人老木等合住在北京朝阳区水碓子西里的一座楼里,老木和海子是北大的同学。当时海子在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周末要“进城”会会朋友,因此我们就有了很多喝酒的机会,海子好酒,我当时也能喝,且酒风正直,不会推让,海子喜欢和我喝,我们经常喝得迷迷糊糊。

后来冬天来了,海子进城不方便了,他当时从昌平到水碓子西里要近三个小时,要倒四班公交车,天寒地冻,确实不方便。之后,我们也没有机会见面。再次得到海子的消息,是1989年的4月,当时我已经回南京《钟山》编辑部工作,知他在山海关卧轨,再无心思喝酒。之后每次想到那个喝酒喝到醉的诗人,思念之情和伤感之念愈发浓烈。

2005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武当山笔会,那是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北京文联举办的一次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活动,同时带有采风的性质。时值初夏,我们来到丹江口,再往武当山进发。山下阳光明媚,景色宜人,但山上山下两重天,我们前往看野人博物馆的路途中,遇到了降雨降温,我们本来穿的都是夏装,一下子进入冬天,大家冻得瑟瑟发抖,人一冷,肚子还特别饿。快到中午

了,沿途居然没有饭店,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小寨子一样的地方,找到一家小饭店。当时北京文联的负责人陈世崇知我好酒,就关照说,天气太冷了,喝点白酒取取暖。这家饭店只有啤酒,没有白酒。饭店的主人说,前面有家小卖部,那里有白酒卖。我和北京文联的工作人员打着伞,按照饭店主人指引的方向,终于找到一家小卖部。小卖部有白酒卖,但这款白酒在当时刚刚被媒体曝光,说其中有不少假酒。

在这深山老林里,如果喝了假酒,后果将不堪设想,连抢救都来不及,到山下的医院要四五个小时。虽然很想喝点白酒取暖,但还是果断地拒绝了。我们失望地往回走,这时小店主人又呼喊我们回头:喂!还有老的白酒,你们来看看。我们又转回去,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儿还有一箱酒,好多年前进的货,因为价格贵,60元一瓶,一直卖不掉,时间太长了,可能酒味淡了,你们看看行不行。我说,拿出来看看。店老板从后屋里搬出一箱酒,包装的箱子有些破烂,还沾着一些草屑,一股亲切而沉厚的酒香也隐隐地扑鼻而来。

久违了!多么熟悉的味道!我打开箱子一看,款式和1988年我们和海子喝的一样,再看一下出厂日期,果然

是1988年的。我当即说,这一箱全要了,同时对同去的北京文联的人说,我花钱买,你们报销不方便。我立即掏出360元给老板,那店老板一看,立即涨价,说,我放了那么长时间了,压资金很久,看你们识货,本来就买一两瓶的,如果整箱的,100元一瓶。我看看钱包,正好有600元,当即掏给了他,兴高采烈地搬着一箱子酒往回走。同行的说:王老师,你也不讲价钱。我说,100元一瓶,值。

我本意是带回去收藏,但没有想到,这老酒太香了,中午居然喝了三四瓶,连平常不爱喝酒的著名网络女作家也喝了好几两。老朋友蒋原伦说,给我收藏一瓶吧。等我返京的时候,手里只剩下一瓶,回到北京以后不知谁透露了消息,北京的朋友听说我“淘”了一箱老酒,纷纷要求前来品尝,仅剩的一瓶也贡献给朋友们了。

今年4月,我和贾平凹、苏童、舒婷等人一起到四川古蔺参加文学活动。没想到参观一处酒厂时竟然有机会自己勾兑酒,我和贾平凹、舒婷夫妇分在一组,大家的兴奋劲儿甭提了。我们像小学生上课一样,很认真地听完酒厂的老师的“课”之后,便开始进入了“实践”。我感觉像中学时化学课一样,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共有四种液

体,最大的烧瓶里是酒的原浆,三小瓶,则分别是酱香、陈香、底香,勾兑就是将这三种小瓶的配料放进大瓶中,但比例的多少全在于自己掌握。调配的比例非常微妙,从勾兑的工具来看,就知道在毫厘之间味道也不一样。三种“溶剂”都是用针管来吸入,然后再注入原浆酒中。勾兑好之后,摇晃几分钟后,酒便可以品尝了。

仿佛是天意,我们几个人都不知道那三小瓶的配料会有什么效果,但每个人配出来的酒都酒如其人,酒如其文。酒勾兑出来之后,勾兑师让我们自己品鉴,然后让我们相互之间品鉴。我们发现,贾平凹的酒最为豁达、质朴、周正,味道简洁,像他的文字一样,一点也不花哨。舒婷的则带着淡淡的香气,犹如她的诗歌《致橡树》一样,清新婉约而不失沉郁。舒婷的先生陈仲义先生调的酒,犹如他的诗歌评论一样,细致入微,清新可人,仔细品鉴,甚至可以品出他们福建老家岩茶的醇香来。我的则热烈、浓郁、清爽,酒味十足。

这种体验性的游戏结束之后,我问老贾,你最喜欢谁勾兑的口味,老贾说:“我觉得没有勾兑前的味道最好。”

(作者简介:王干,评论家、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亲情记录 ■罗炳崇

家有贤嫂

“长嫂如母”,这句话在我们家有深切体会。自从母亲走后,大嫂便担起了整个家,这使得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安心了不少。

大嫂到我们家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回望这些年,全家能够安定、祥和,自是离不开大嫂的辛劳、隐忍与付出。

大嫂是一名小学教师,平时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每天总是最早出门,最迟归家,一心扑在事业上。有了孩子后,依然是“舍小家顾大家”,把工作摆前头,多年的经验探索和实践积累,使她成为当地教育行业的“一朵金花”。大嫂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有独特心得,她一向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注重因材施教,善于挖掘每个孩子的特点,倡导做好人生目标规划,鼓励和督促孩子们坚持不懈地向目标迈进。由于出色的教学成绩和优秀的管理能力,工作没几年大嫂便被委以校长的重任,她做事雷厉风行,力求完美,于是愈加操劳了。

后来,大嫂被推荐借调到征迁办。她在工作中的细致和耐心,得到同事和群众的交口称赞。每每借用到期,征迁办却舍不得她离开,一再申请延期,没想这一干就十多年。

大嫂的协调能力在街坊邻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哪个家庭发生了矛盾,或邻里之间有些小摩擦,都乐于找大嫂来评理。大嫂对这个业余“调解主任”的角色挺上心的,常常不吝口舌,讲事实,摆道理,许多邻居经大嫂开导之后,往往是吵吵闹闹来、满脸笑容走,临别时还千恩万谢。

大嫂对外“上得了厅堂”,工作游刃有余,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对内,亦是“下得了厨房”,是一名干家务的能手。母亲身体尚健那些年,大嫂是好帮手,婆媳之间互敬互爱,三十多年从未红过脸。母亲遇到谁,都夸说:“我家有个好媳妇。”母亲晚年病重,偏瘫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父亲年事已高,大哥身体孱弱,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基本帮不上忙,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靠大嫂操持。

有一年,老家发大水,把家淹了,那时父母恰好在外地住院。水退去后,家里一片狼藉。清洗、消毒、粉刷、修电路、换家电、换家具,前前后后都是大嫂包办,等我们回家时,家里焕然一新。我们既钦佩大嫂的办事能力,亦感激于她的辛勤劳累。

母亲离世时,我们兄弟姐妹手足无措,幸亏有大嫂有条不紊地安排这安排那,接待亲友、安排食宿……让我们在悲痛之余,亦感到无比的欣慰。

母亲走后这些年,大嫂在我们心目中分量愈重。家有大事,必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嫂商量;在外工作的我们要回老家,也是第一时间向大嫂报告。每次回家前,大嫂总是把我们的房间打扫得窗明几净,被褥晒得松软软。大嫂的厨艺更是精进,得知我们要回去,早早就会安排好菜谱,每餐让我们体验不同的家乡美味,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家有贤嫂,幸哉,福哉!

□岁月深处 ■张端彬

下沙旧时光

长乐下沙的那片海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许多福州人对大海的最初印象。

很多人初到下沙,最先看到的都是海中对峙的王母礁与云母礁。海风起处,惊涛击石,令人叹为观止。

王母、云母二礁离岸约四百米,一道坚固的石堤将它们与岸连接在一起。这两块非常平凡的礁石,有一个和皇太后有关的传说。南宋末年,元兵攻陷南宋都城临安。益王赵显偕母亲杨太妃南逃福建,在海上为大雾所困,只好在下沙海边这两块礁石旁泊舟。大宋好几万人马驻扎在下沙,人困马乏,喝不上淡水。这儿是海滨,掘出来的水又苦又涩。可把杨太妃愁坏了。

月明星稀,杨太妃领着赵显点燃供香,母子俩跪地上苍祷告,祈祷苍天保佑大宋。也许是母子俩的诚意感

动了上苍。第二天,在杨太妃母子俩跪过的沙滩上竟然掘出了一口淡水井。那水又清又甜,宋军将士欢呼雀跃。后来赵显在福州称帝,号端宗。当地老百姓便把此井称作皇帝井,那两块海礁也改名王母礁、云母礁。后人又在王母礁上建了一座王母庙。庙不大,香客络绎不绝。

上世纪80年代,由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专家齐康设计,采用仿生建筑技术,在云母礁(俗称呼母礁)上盖了“海螺塔”和“海蚌厅”。海螺塔整体形状呈圆锥形,塔内共有七层,沿螺旋形台阶可通到塔顶。海蚌厅形似巨蚌,蚌壳半张,内为圆形大厅。螺蚌比肩相邻,散发出浓浓的海洋气息。

海滨浴场地处内海,这儿沙细水清,景色优美,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众多游人。上世纪末,这里还举办过全国沙滩排球锦标赛。

入夏,五颜六色的旅游伞、蒙古包散布在海滩上,姹紫嫣红。年轻人踏着帆板冲浪,或是骑着摩托艇在海面上盘旋。退潮后,沙滩上更热闹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来回驱驰。还有人身穿藏袍,骑着租来的骏马,一边在海边信马由缰,一边欣赏下沙壮丽的落日奇观。夜幕低垂,沙滩上篝火明亮,不远处的歌舞厅传来旋律优美的音乐。夜深了,海水轻柔地一波推着一波向岸边涌去。海礁间,树荫下,传来情侣们的窃窃私语。

游完了海,再去登山。离下沙最近的是天池山,坐“摩的”可一直开到山脚下。天池山最神奇的要数形状各异的岩石。那岩石有的光滑如明镜高悬,有的像神龟下海,有的像金蟾望月,有的似盛放的莲花。顺着石板铺砌的山间小路,可以走到峰顶。峰顶有片大岚潭,潭中央有三

个方池,呈“品”字形排列。从石窟中喷出的水十分清澈,常年流淌,被当地人称作天池,天池山也因此得名。站在峰巅极目远眺,东北方向海面上的白犬列岛(东犬、西犬)宛如一对牧羊犬,忠实地守护着闽江口外海门户……

下沙还有一处名胜——御国山。御国山山势陡峭,形如牛角,俗呼牛角山。其主峰是一整块大岩石,山插海中,高耸云汉。沿着一条曲折的石阶梯一路登顶。山间有两处摩崖石刻,一处是隶书“云山天海”,相传是明洪武年间驸马汪原所勒,另一处是草书“日角云根”,由里人郑建中所勒。隶书结构扁平工整精巧,草书线条曲折狂放自由。两处书法各有不同韵味,也是整座山的精华所在,更是最佳的景观点。“御国者,卫国也。岛夷入贡,必登望以识海道。”“御国归航”是古代长乐十二景之一。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